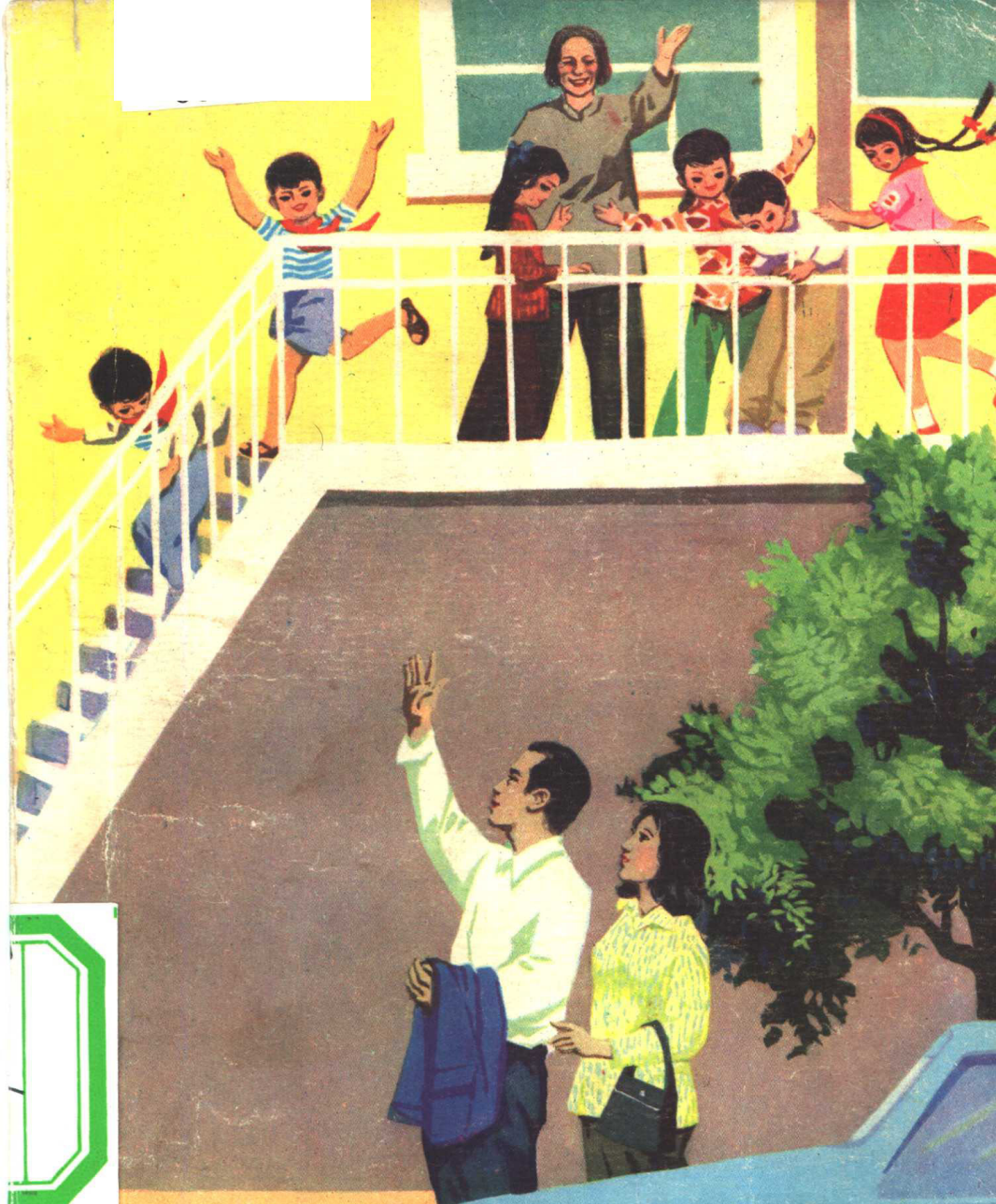




爸爸妈妈离家以后

爸爸妈妈离家以后

郑 马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爸爸妈妈离家以后

郑 马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(银川市解放西街161号)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
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: 4.5: 字数 64千

198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19,000册

统一书号: 10157·144

定 价 0.27元

目 录

特大好消息.....	(1)
半夜里的对话.....	(5)
和爸爸交换礼物.....	(11)
爸爸走后的第一个白天.....	(17)
夜晚的战斗.....	(23)
讨论搔痒痒的小队会.....	(32)
“自动化”小队在行动.....	(41)
妈妈呵，妈妈！.....	(51)
名菜——糖醋咖喱土豆.....	(61)
到食堂侦察.....	(80)
“工兵”起“地雷”.....	(88)
两个中队“打架”.....	(102)
敬礼——光荣的少先队员.....	(123)
“理理！明明！” “爸爸！妈妈！”	(131)



特大好消息

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，
继承着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，
爱祖国、爱人民，
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……”

我哼着歌儿上了三楼，刚拿出钥匙预备开锁时，听见门里有人咯咯地笑了两声，准是弟弟又在搞什么名堂了。上次我回家来没有防备，一推开门，就从上面落下来一样东西，吱地一声敲中我的头，又吱地一声掉在地上，仔细瞧瞧，原来是只塑料娃娃。我吓了一跳，弟弟却从旁边跳出来拍手笑。要不是他比我小，要不是他什么事情都会告诉爸爸妈妈，我早就上去给他几下子啦。今天，这小家伙，又设下什么机关了呢？为了防备万一，我赶忙猫着身子，贴近门边。我要在门外呆他一刻钟半个钟



头，看弟弟有没有这个耐心。谁知这时门却自动开了，我趁机冲了进去，可什么人也看不到，小家伙哪儿去啦？

突然，门背后闪出个人影，用根棍子朝我腰后一顶，喝着：

“不许动！缴枪不杀！”

我无可奈何地举起双手投降，说：“我什么都没有，缴什么哪？”

弟弟说：“你身上背着炸药包，快缴，快缴！”

我只好将书包从头上退下来，双手托在头顶上给他。小家伙接过我的书包，立刻往椅子上一扔，大叫一声：“卧倒！”把我推倒在地上，并且用自己的身体护着我，说，“我救你，炸药包爆炸啦，别动！”

我一面躺着一面抱住他，笑着说：“我是‘敌人’，你为什么要救我呢？”

弟弟也笑了，说：“你是我的哥哥呵！”

我们俩在地上嘻嘻哈哈地逗着玩儿。妈妈听见我们的喧闹，从厨房里跑出来，用沾着肥皂泡沫的手，把伏在我身上的弟弟一把拉起，嘴里咕噜噜地责怪我们：

“闹，闹！从早闹到晚还没闹够！这么大的人，还好意思往地上躺，不怕脏了衣服？你们俩在地上滚，倒象个自动化拖地机，赶明天这儿的地也用不着用拖把了，有你们俩在地上滚上几滚就干净啦！”

妈妈一叨咕就没个完，我赶忙从地上爬起，拿起书包，拉弟弟坐到写字台边，对弟弟说：“咱们快点做功课！”

弟弟刚才的英雄劲儿一下子不知上哪儿去了，这会儿却嘟着嘴巴说：“妈妈，我饿……”

“饿什么，你刚刚不是吃过饼干啦？”妈妈反过来问弟弟。

“我……我口渴……”

“你刚才不是在厨房里喝了两大碗茶吗？又嘴干啦？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弟弟再也回不出话了。这一来，妈妈的话匣子又打开啦：

“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那样，妈妈洗件衣服都不得安生！妈妈的胃又疼起来啦，连药也没时间吃，可你还这么烦！告诉你们，你们爸爸就要到北京去开会啦，我正忙着给他赶洗衣服哪！”



“好哇，好哇，好哇！”弟弟立刻高兴得拍着手跳起来，“爸爸要上天安门去啦！”

“爸爸上北京开什么会呵？”我连忙向妈妈打听。

妈妈笑眯眯地说：“你爸爸写的那篇童话《今天、明天和后天》，被全国儿童文学评奖委员会评了个一等奖，他要上人民大会堂开会、领奖罗！”

这——这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特大好消息，我和弟弟欢呼了一阵后，又互相抱着在地上打起滚来。妈妈这会儿没有说我们是“拖地机”，她望着我们一个劲儿地笑，我想她要不是有胃病的话，准会和我们一起在地上翻起跟斗来呢！



半夜里的对话

我和弟弟一直在等爸爸回家，多么想跟爸爸亲亲呵！可是临近吃晚饭光景，爸爸打来了电话，说是单位里的孙伯伯和少年文学杂志社的郁叔叔，知道了他作品得奖的消息，特地请他吃饭，既向他表示祝贺，又可以在一块儿叙叙。他们这几位老战友一叙，起码要四、五个钟头，我和弟弟还能等得住吗？我们睡在床上，一直在留神房门口的脚步声，直到两个人都实在疲倦得连眼皮都撑不开了，还要互相约定：谁先知道爸爸回来，谁就要关照对方。信号是先捏三下鼻子，捏不醒就挖脚心……

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我梦见爸爸戴着一朵大红花，满面红光地登上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，笑呵呵地捧着大会发给他的奖状。这张奖状装在一架雕着精致花纹的镜框里，灿灿发光。突然奖状渐渐地大起来，变成了跟电影院

银幕差不多大小的一本厚厚的书。忽然又听见“当”地一声钟响，那本“奖状书”下面伸出了四只轮盘；又是“当”地一声，“奖状书”的正中冒出了个方向盘和司机座位；“当”！——随着声音爸爸不知怎么的竟坐在司机的位置上，他的两只手刚一接触方向盘，“奖状书”肚皮里的马达就转动起来，“书”跳动了一下，左右两边居然伸出一对翅膀。翅膀一挥动，“书”便飞起来了，飞出人民大会堂，飞到天安门上空，飞过北京车站，飞向天津、济南、徐州、南京……哈哈，竟飞到上海，飞到我们家房子的上空来啦！爸爸一揞方向盘的电钮，飞行着的“奖状书”的下端，便弹射出一张长长的、象许多张大书签接起来似的软梯子，每一张书签就是一节软梯，它正好挂在我们家的阳台上空。我赶紧拉着弟弟冲出去，叫弟弟快抓住它，弟弟个子矮够不着。正在着急，梯子突然向上回升，在空中荡呀荡的，我用尽力气一跳，总算捉住了最后一张书签，弟弟也跳起来抱住我的腰。爸爸在上面向我们招招手，说：“理理、明明、快点上来！爸爸这儿有只望远镜，可以望见北京、望见人民大会堂……”爸爸一边说，一边从上衣衣袋里掏出他那支常用的花金



笔，在风头里一晃，钢笔就粗大起来，成了一支亮晶晶的单筒望远镜。我正想爬上去，弟弟却先在我身上爬了，他的手从我的腰部往上移，不知怎么搞的，竟伸进我的胳肢窝，弄得我全身痒痒，我忍不住哈哈一笑，两手一松，从梯子上掉了下来……我被梦吓醒后，发现我和弟弟都安安稳稳地睡在床上。我想，这会儿弟弟说不定也梦见跟爸爸到了北京，要不为什么睡着了还在笑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连里面缺少了一只大门牙也让人瞧得清清楚楚！小家伙睡觉不老实，一只手竟伸到我的胳肢窝来了，怪不得刚才在梦中我闯了大祸！

时钟正“当当当”地敲了三下，爸爸这时一定回来啦。我推了推弟弟，对着他耳朵轻声喊：“明明，明明！”他根本就没理会。我又按照信号捏了他的鼻子，一连捏了十几下，他动都不动，抓抓他的脚心呢，他把腿一缩，转过身子，又呼呼睡了。真是条小瞌睡虫！

爸爸和妈妈到现在还没有睡，在大房间里轻声地说着话呢！

爸爸说：“我是多么盼望到北京去看看哪！看看首都，看看天安门，看看中央领导同志，向他们问

好！我还要看看那些分别多年的老战友、老朋友呵！以前，我是‘牛鬼蛇神’，能有资格上首都？能有资格会见老朋友吗？就连做梦也不敢想呵！……”

爸爸叹息着，我知道，这时候他的面孔准是涨得红红的。妈妈呢，爸爸激动的时候，她老是用那双同情的大眼睛望着爸爸。以前，她总怕爸爸说话声音太大，让别人听见会招惹祸患；又怕爸爸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刺激得来的高血压病犯了……这会儿妈妈还怕什么呢？——是怕吵醒我们么？……

爸爸大概是喝了一口茶，又接着说下去：“……十年来，我什么东西都不能写呵，一写就是‘不接受改造’、‘搞资本主义复辟’等等言不由衷的检查。弄得我只好改变兴趣：研究种花，学烧菜……

‘四人帮’被粉碎后，我的问题平了反，这才可以放心写作了，哪想到刚写了几篇童话，就受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重视，我……”爸爸的声音突然沙哑了，我敢保证，这会儿他的眼框里准会有眼泪……

妈妈到底是个女的，竟会忍不住地哭出声来。她的声音比爸爸的还要沙哑，她说：“这次你一定要去……一定要去北京！这份荣誉得来不容易呵，



要好好谢谢党中央，谢谢全国人民！现在孩子比以前大了，你放心去吧！这次我要笑着送你走，不象上次，理理刚刚满月，你就被强制隔离住牛棚……”

妈妈激动得说不下去了，她伤心起来总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，小手帕根本不够用，大概又是爸爸将大毛巾递给她了，爸爸对待妈妈，就象妈妈对待他一样的好。爸爸接着又帮妈妈说下去：

“是的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，那天是十一月二十六日，理理刚巧满月，亲戚朋友们都来家里祝贺，偏偏这时候，我下放劳动那家工厂的‘大批判战斗组’来了几条大汉，押我去隔离审查。你急了，扔下了亲友，抱着刚满月的孩子来追我，孩子被惊哭了，我停下来想看看孩子，和你们告别，那个满脸横肉姓许的家伙，狠推了我一把，硬把我推上厂里送货的卡车。汽车开了，听见你抱着孩子在车后拚命地奔着、哭叫着，我的心里就象……”

爸爸的喉咙也哽咽了，妈妈忍不住哭出了声音。我早已听得鼻子酸溜溜的，这会儿实在憋不住了，泪珠儿竟象自来水刚冲出龙头一样，成串地流了出来。我索性伏在枕头上大哭了。

我这一哭，爸爸妈妈的伤心倒给止住了。他们



以为我在梦中受了惊，赶忙过来摇着我的肩膀，叫着：

“理理，醒醒！……”

“别怕，别怕！爸爸妈妈都在这儿！……”

他们两个都抢着给我揩眼泪，还用手捋我的头发……

我一头扑进爸爸怀里，紧紧地搂住他，说：

“爸爸，你放心地上北京去吧！我保证听妈妈的话，在家里不吵不闹，带好弟弟……”

和爸爸交换礼物

爸爸就要上北京啦。

妈妈给爸爸准备得可周到呢！——平常穿的衣服不算，还专门买了件非常合身材的白衬衫、一条笔挺的派力司裤子；为了照顾爸爸的高血压病，怕他拿行李久了吃力，妈妈跑遍了所有的大百货公司，买来了一只出口转内销的新式皮箱。这只皮箱有一头装了两只小轮子，东西装多了，把箱子竖起来就可以在地上推着跑。

我给爸爸装了满满一罐子茶叶。他从来不抽烟，但动起脑筋来非得喝杯浓茶，茶越浓，他工作起来越有劲儿，平日在家里写作时，我总把他的茶杯斟得满满的。现在爸爸要走了，到北京后还要开会发言，有空也会写点文章，不带足茶叶能行吗！

弟弟呢，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个小瓶，洗了又洗，揩得干干净净，给爸爸装来了一瓶红颜色的酒。

我说：“北京有的是酒，人家会请爸爸吃的，带它干吗？”

弟弟却火了，大声说：“这是杨梅酒，专治拉肚子病的，上次我肚子吃坏了，二楼的阿婆给我喝了一口这种酒就好了。我这是专门向阿婆讨来给爸爸的。阿婆也说，爸爸北京朋友多，这个请吃饭，那个请喝酒，说不定会吃坏了肚子，还是备着点儿好！”

嗨，弟弟还真想得周到！

可这些东西都不能算我们的礼物，送礼物，就得自己亲手做，或者花自己的钱买。打从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爸爸又恢复了原来的编辑工作，恢复了以前的工资，他每个月都给我和弟弟一些零用钱。我可舍不得用，全存在小储蓄箱子里。弟弟因为嘴馋，有时忍不住买点零食吃吃，可他还是勉强存了一点点。我拿出三块五毛钱，他只能出个另头，合起来四块钱，估计买双布鞋给爸爸正好。可妈妈说，爸爸到北京要访问、参观，说不定还要爬八达岭，布鞋经不起磨，还是买双新皮鞋结实！这可怎么办呢？弟弟急得连打了几下自己的嘴巴，直骂自己太馋，说：“我要是一吃零食牙齿便疼那就好啦！”妈妈笑了，用手揪揪弟弟的嘴，批评他：“牙齿疼也止不了你的



馋劲儿，除非用线把你嘴巴缝上！”我趁机跟妈妈说：“妈妈，还是你先给我们垫上吧，弟弟今后保证不馋了，等我们长大有了工作，一定给你还双倍的钱。”妈妈没有答腔，弟弟就抱着妈妈的脖子嚷着：“妙妙妙，好办法！妈妈，就这么办吧！”

就这样，我们托妈妈给爸爸买了双新皮鞋。皮鞋又结实又大方，我们把它擦了又擦，差不多可以照得出人影来啦。我们要爸爸一回家就把它穿上，请他在房间里走几圈给大家瞧瞧。爸爸真的照着做了，皮鞋咯噔咯噔地响着，神气极了！

弟弟说：“爸爸，我们这双皮鞋是有魔法的，你穿了保险不会摔交，踩着了西瓜皮也滑不倒！”

爸爸笑了，说：“真的这样灵？那爸爸倒要把它写成童话了。”

我插嘴说：“爸爸，科学家最好能和皮鞋厂合作，发明一种‘科学皮鞋’。皮鞋后跟里有个电视收发机，你穿着皮鞋走到哪里，我们就能看到哪里；你上火车，我们就看见火车，你进人民大会堂，我们的眼睛也跟着你进去，那就美啦！”

爸爸听了哈哈大笑。

弟弟却一本正经地问：“爸爸在北京吃东西，

